

日六十月八年六十三國民

版出六期星逢每

行印社版出紀世

二之號九巷條三門華西京南

世紀評論

社論

看英國如何應付危機

專論

非常情形下的物價及經濟問題

楊西孟

人材消長與均權政治

崔敬伯

雜誌鄉土社會

再論文字下鄉

費孝通

「他的看法」的又一看法（書評）

何永信

由和談到戰爭（荷印通訊）

宋中銓

一週間

日本貿易問題

英國經濟大勢

編輯後記



元千二售實期本

公司工業



永利化學

◀品出要主▶

廠鹼

廠銨酸硫

• 碱 純 •

• 亞 尼 母 阿 •

• 碱 燒 •

• 粉 田 肥 •

• 酸 硫 •

省北河

省蘇江

沽塘

甸甲卸縣合六

處理經區東華 ———— 處理管總

樓四號零一四路川四海上

七一六五一 六一六五一 話電

處理經各他其

地等口漢 州廣 慶重 津天

海上

司公限有易貿器機豐泰東

TONG TAI FOONG TRADING
CO., LTD.

口進接直

附屬用品 以及各種機器 印花機 紡織整理 棉毛絲 蘇

★專辦★

號四十路丘虎海上

室四三至三三樓大行銀業實國中

電話 12181 14030

電報掛號 (656)

郵政信箱 295

有份股廠器機船造華中
司公限

切道架船新
鋼及油船造
鐵其池橋及
工他輸樑修
程一水鋼理

種 | 營
類 | 業

所務事

室九〇三樓大城金號二一二路西江

三九九〇一 一〇八〇一 話電

廠工

島興復東橋路海定底路浦樹楊

八一二〇五 (二〇) 話電

獨立客觀
超然現實

世紀評論

刊週

一售價

訂預
半年(二十四期)
三月(十二期)

七萬二千元
三萬八千元
二萬

售零

每册二千元

二郵資

平寄 免

掛號 每册八百元

航平 每册附加六百元
航掛 每册附加一千三百元

三

同業批發經銷一律七折，請逕向本社洽辦。

社址：南京西華門三條巷九號之二
上海辦事處：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世紀出版社印行

南京西華門

三條巷九號之二

電話：二二八一五



上海辦事處

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印刷者：

南京美吉印刷社



社論

看英國如何應付危機

英國的經濟危機現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頭。英國的工業原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是取給於海外的。購買這些東西需要外匯，尤其是美元，可是英國所存的外匯已經快完了。如何取得外匯，使英國人民能維持相當的生活水準，這是英國政府當前的課題。

在過去英國從沒有缺乏過外匯。英國的工業生產力很強，它的工業品的輸出就可換來大量的外匯。它有鉅額的國外投資，這也是一大筆的收入。它擁有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海運船舶，運費的收入也有相當可觀。有了這些收入，英國人可以換來世界任何一角落的特產以供它們的需要與享受。

經過這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的經濟地位為之大變。戰爭的需要把大部分的海外投資變賣了。船舶的損失重大，運費收入大減。原料缺乏，機器陳舊的陳舊，損壞的損壞，以致工業生產低落，出口貨物無法增加。再加上人力的缺乏和在歐洲各地佔領軍的費用，英國的經濟不能不踏上困難的道路。

去年英國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美國得到了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原來的計劃是想利用這筆鉅款去補充已經陳舊或損壞了的工業設備，以期提高生產，渡過這個難關。但一年方過，將近百分之七十的借款已經用去。美國批發物價的增高是加速消耗這筆借款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嚴重的是這已經消耗了的美元大部分用到消費用品上，並沒有達到補充設備的目的。艾德禮首相很坦白的指出：『美加借款初以為可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克服英國美元外匯之虧絀，然目前竟難渡過今年年底』，其情形之嚴重，可想而知。

為應付目前的危機，艾德禮首相於八月六日在下議院提出新的經濟政策。這個新政策的詳細項目

到現在還沒有公佈，但我們從艾氏的演說裏可以窺其大概，歸納起來，包括以下各點：（一）節約消費，即將若干配給品的數量減低；（二）限制進口，即減少奢侈品及美元區商品的輸入；（三）增進生產，延長工作時間並管制勞資關係；（四）裁減兵員並撤回國外駐軍。這些工作的推動，須要英國全國上下一致努力，方克有效。

在戰前，英國人的生活非常優越。這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凋敝，始終沒有恢復平時的生活水準，始終是埋頭工作，艱苦奮鬥。到現在，戰事的結束已經兩年，他們更要作進一步的努力，以期經濟的繁榮，而重行取得領導的地位。當然，這種工作是不容易的，在推進的過程中一定要遭遇不少困難。就目前的情勢說，工黨內部不無分裂的可能。艾德禮首相的復興計劃，在保守與自由兩黨看來，已經把政府的權力提的過高，而有獨裁的傾向，而在工黨左翼份子看來，這個計劃又嫌過於和緩，不夠徹底。例如兵員的裁減，為數不免過低，鋼鐵工業暫緩國營，亦與工黨政綱相背而馳。政府為工黨的政府，而不能貫徹其基本政策，實施其競選時的諾言，使國民經濟不能踏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對黨為不忠，對國民為不信。在這種內外夾攻的局勢下，政府將有進退兩難的感覺，無怪艾德禮有辭職的傳說。如果工黨內部的反對力量增加，工黨因此而被推翻，則英國經濟復興的前途又要遇到嚴重的障礙。

但我們相信英國人有安渡難關的力量與準備。英國人那種奮鬥的能力，沈着的精神，愈在艱難困苦的時候，愈是表演的精彩。這是多少年習慣所養成的，形成國民性格的一部分。當法國淪陷，德軍到達海岸，隨時有渡峽可能的時候，英國是何等危險！然而，英國在此時，屹然不動，不露聲色，加強自己的防禦工作，絕無張惶失措，手忙腳亂的現象。這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氣慨，實在值得我們的欽佩。他們應付大敵當前的危機是如此，他們現在應付經濟的危機必然也能如此。

英國人有這種沉着精神，所以我們相信雖然目前英國經濟的危機有相當嚴重，他們必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即使工黨內部分裂，現在的政府不能繼續存在，英國將來的經濟復興也不至於受到重大的影響。英國人能忍耐、能喫苦、能過嚴肅的生活，能不顧一切的為國家民族爭取光榮的地位。他們的忍耐，他們的吃苦是上自皇室貴族，下至販夫走卒，不分階級，不論地位，全國一致的。這是他們能成功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經濟危機要比英國嚴重千百倍，然而，我們有錢有地位的人們過的是豪華淫逸的生活，一切的經濟設施與管制，也不過為特殊階級開方便之門。『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看英國人應付危急的精神，能無愧色！

艾德禮聲明英國人要自力更生，絕不依賴外來的援助。但事實上英國的經濟如果崩潰，整個世界經濟也要受到嚴重的影響。在東西對壘的今日，英國是歐洲一大安定力量，美國萬不能坐視其經濟的惡化而不予以援助。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美國會以大量的金元支持英國的復興。



專 論

非常情形下的物價及經濟問題

楊 西 孟

物價是當前我國嚴重經濟情勢的一個指標。在這裏我們將先就當前幾項非常的情形論物價問題，同時也就窺測到一些經濟的情勢，然後再廣泛的論到經濟問題。

在今年上半年內，竟出現過兩度的物價暴漲，一是二月初旬的金潮，一是五月初旬的米潮。當時各地市場的混亂和人心的恐慌情形，是抗戰以來所未曾見的。

這樣的物價暴漲，拒賣、搶買，以至打、搶，種種情形，不是尋常的市場現象，而是非常的現象。這種非常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在非常的情形下纔會發生的。當前這些非常的情形是些甚麼呢？這是我們須先加以考察的。

第一個非常的情形是通貨膨脹已深入崩潰期。這是指這樣一些情形：在紙幣繼續大量增發之下，一般人對於紙幣已失信仰，大家儘量用別的東西（如實物與外幣）來代替法幣，或快快的使用通貨。於是通貨流通速率增加，通貨流通量的實值減縮，一般物價上漲率超過通貨增加率，並且市場利率起來追逐物價上漲率。（關於這些變動，可參閱拙著「論經濟崩潰」，載本刊一卷十九期）。在這種心理之下，人們對一般物價的大趨勢總是看漲，或許說，對法幣的貶值，總是看還要再貶。稍遇到刺激，這種心理和預期很容易演變成恐慌狀態。金潮和米潮中的恐慌情形，一部份可由這個對通貨的心理來說明。例如二月十一日南京在金潮中的物價情形是：

「百物市價都沒有了一定標準，有錢的人見貨就搶，日用洋貨都漲了一倍以上。與市民關係最大的米市場，因社會局限價關係，上熟米突然絕跡，……」（見上海大公報）。若非通貨深入崩潰期，這樣的心理和市場情形是決難發生的。

第二個非常的情形是物資顯出嚴重的缺乏。這是由下列這些事實造成的。（一）抗戰八年我國各種有形資本的重大破壞尚未恢復，而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又來，其對經濟的破壞、阻礙、消耗之大，更難以數計。（二）惡性通貨膨脹的惡果與一貫壓低外匯率的失策，以及豪門巨室對若干行業的壟斷等，使我國民族工業已大部崩潰。同時政府掌握的工礦等事業，亦受戰爭與通貨膨脹的影響，多任其停頓與敗壞。（三）一般農村遭受破壞和苛擾，北方又來到嚴重的旱災，華南又有水災，今年農產量將有甚大的減少。（四）過去國家的大量外匯既已浪擲殆盡，出口和儲匯亦因壓低外匯率而受到甚大的打擊，而且大量的國外貸款或援助亦不易再得，因之從國外輸入物資是很困難的。以上這些事實說明國內的生產在大大減縮，同時國外的輸入也遠不夠需要。物資顯出這樣的缺乏，抗戰期中大後方在封鎖之下也未曾有過。這種情形，自必影響到一般的心理和預期；大家對物資看少，於是賣方更不肯賣，買者更要搶買，市場更易發生混亂，物價更加猛漲。

第三個非常的情形是人民對政府信仰的喪失。試回想北伐的時候和抗

戰的初期，一般人民對政府的熱忱與擁護，與今日的情形相對照，就知道政府喪失信仰到如何程度。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多年來種種施政（特別是近十年來財政經濟方面的措施）所累積造成的。十年來財政經濟的措施，無論如何變化，始終是維護特殊和富裕階級的利益，並縱容貪污，而以中下階層的善良人民為犧牲，使大眾所感受的痛苦和憤懣與日俱增。政府多年來所標榜的主義，所公布的法令，所擬定的方案，所通過的決議，所宣傳的口號，在施行時，凡與特殊階級利益不合的，都予以變質，或擱下不辦，或只辦不關重要的部份，或與原意背道而馳，或轉成特殊人物謀取私利的工具。經濟上的重要目標，無論是平抑物價，平衡財政，增加生產，改善分配，從事建設，年年都在說，但至今無一作到，而且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進行。不管用什麼言詞自解，政府早先所取得人民的信仰已經喪失太多了。

更具體的說，例如三十一年所發行的美金儲蓄券，後來對普通的持券人竟不給予美匯而按美元官價付與法幣，（特殊的人則另有辦法）。又如三十四年七月底對黃金購存戶來一個強迫一律捐獻四成（僅一兩的存戶免捐，這對於小存戶不公平，而且還有守契約的問題）。再有三十四年三月底提高黃金官價竟走漏消息。至於勝利後強定偽幣與法幣比率之不合理，接收舞弊之駭人聽聞，以及外匯黃金的運用結果是幫助私家發財——這些更是昭昭在人耳目。這樣如何能不喪失政府的信用與威望？此時再想推銷美金債券，還有多少人願買？再來宣稱要平抑物價，要安定民生，還有多少人相信？

在這種對政府信仰喪失之情形下，就無怪人民在市場異狀的時候採取直接的行動，由「搶賣」演變為「打」和「搶」了。

第四個非常的情形是國內大規模的戰爭仍在繼續其巨大的消耗與破壞。並且這國內的分裂與戰亂是有一個重要的經濟背景的（關於這點，後面還要論及）。

在以上所說各項非常情形之下，當前的物價問題顯然不是平常的物價問題。它的背景和內容，不但，較之德國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時馬克崩潰

的情形遠為複雜，即較之我國快勝利前，大後方物價的情形亦為嚴重。

在這樣情形之下，通常平抑物價的方法在這裏多會不能生效。如對物價的直接管制，如施行實物配給，如緊縮預算，都是政府已曾或正在採行的方法，但沒有收到平抑物價的顯著效果；今後這套方法更難收到效果，因為上述幾種非常的情形已形加甚，遠非這些治標的、局部的、甚或敷衍的方法所能勝任。再有拋售黃金和發行美金債券以收縮通貨，在過去是定價太低，還加上走漏消息。結果是大幫助特殊和富有者發財；現在黃金外匯已告匱乏，同時政府這方面的信用甚為降落，所以美金債券也難以推行了。至於總動員的實施，不論對別的方面效果如何，在平抑物價方面，如以抗戰時期為例，則並不令人存多大希望。

經濟學界的朋友們對當前物價及經濟所提出的若干辦法，或偏重通貨方面（如發行物價指數證券），或着重物資方面（如從國外輸入主要必需品，在國內平價出售），固均屬有益的辦法，但對於當前這個問題似乎看得太簡單一些。

為進一步說明當前物價及經濟的非常情勢，我們對物價指數證券與從國外輸入物資兩個辦法作一些討論如下。

先就物價指數證券來說，它可保存購者本利的幣值，似乎有吸收存款的甚大效力。但是今天的非常情形，共有數項，幣值續跌僅其中之一端而已。故單是保存幣值未必即能吸收巨量的存款。試以米市場的搶買與拒賣來看，固然買賣雙方都有輕法幣而重實物的心理，但是如以物價指數證券來銷售與他們，告訴他們這能保存幣值，他們決難捨米而取指數證券。何以故呢？第一，買賣雙方當時對於米價上漲的估量，必然認為將遠較一般物價（即物價指數所表示的）上漲為多、為速，（在五月初旬米潮中，事實確也如此）。所以他們必不願要指數證券，而願要米。第二，他們在災荒戰亂之下，感覺以後取得米糧將更加困難，莫說物價指數證券不能換取他們要米的心，就是更合當時意思的條件——例如米價指數證券——也難打動他們的心；特別那些準備多買或多存一些糧食自用的人是如此，第

三，發行物價指數債券，必須人民對政府有信仰，相信政府有公正，有信用，纔好推行；但如前所說，這種公正和信用已經喪失太多了。

在這三個理由之下，無論是居意囤積糧食的地主或糧店，收購糧食的投機家，或企圖多購糧食以備儲存的消費者，都不會願意放棄他們對米糧的心意，轉而圖取物價指數證券。那末，指數證券在這樣的時會（即大家對米價看大漲的時候）便見不出有平抑米價的效力。米價如此，其他重要物品的價格（當人們對它們特別看漲的時候）亦復如是。

強有力的投機家們，自抗戰以來，常旋轉於外匯黃金與實物之間，或原料品與製成品之間，買賤賣貴，吞進吐出，處處攫取暴利。當他們看準某物將要大漲而急圖買進的時候，決不肯將他們的資金來買物價指數證券。假如他們原來已將資金買物價指數證券，此時亦要把指數證券換為現金（這裏我們假定指數證券是可以隨時換取現金的；不然，指數證券便更難以推行）。這樣，市場上的大浪潮，仍見不到有效的抑制。

不過另外一些人會購買指數債券的（那些有餘資而不善投機或不便於投機的人），假如他們對政府還有信仰的話。但這一部份的儲蓄恐還不能抵消當前紙幣和信用的巨額膨脹；也就是說，當前通貨膨脹恐還非指數證券這點吸收儲蓄的力量所能制住。所以一方面原有的通貨膨脹和投機活動不因指數證券的推行而有多大的減弱，他方面這種物價指數證券所吸收的儲蓄額却隨物價指數而作同比例的增漲。這後者便形成通貨數量上的膨脹。譬如說，無數的家庭於領得薪水或工資之後，即以之購買指數債券，然後陸續換取現金作生活費用，於月底用完。假如月內物價逐步上漲，則他們花出的現金當較他們投入指數證券的數額為大，這大出的部份便是通貨流通數量的增加。當然，這種花出生活費用的方式可能使通貨流通速率減少（因購買指數證券之後，可以緩緩花出，不必急於花出），不過這種通貨流速的減少較之通貨流通數量的加大，那方面的勢力較大，恐怕是難以確定的。

不過指數債券多少總可以吸收一部份通貨，緩和和一些通貨流速，減少市場上一些投機需求，對於物價總是有好影響的，無非在當前非常情形之下，它的淨效果恐怕不會大。通貨方面的主要努力應在平衡財政收支，而物價指數證券可以作為一個輔助的辦法。

物價指數證券的辦法，除了物價指數的編製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和政府機關過去編製指數不甚忠實損失信用之外，推行上是很簡便的。不過政府為什麼不推行呢？據筆者推測，多半是因為政府害怕指數債券的本利總額隨着物價上漲而日趨龐大，對於政府是一個可怕的負擔。還有一層，在指數債券的本息總額龐大之後，一旦人心遇着軍事、政治、或其他刺激，失去信心，一擠而要求指數證券兌現，那確會造成恐慌。不過假如一面盡力求財政收支的平衡，一面推行指數證券以為輔助，這些顧慮就可以沒有了。

其次我們略論從國外輸入物資平價出售的辦法。這是從國外輸入糧食等重要必需品，在國內若干地區無限制的拋售其定價略低於市價。這辦法是側重在物資方面，與前面那一辦法偏重在通貨方面，成一對照。在物資顯得嚴重缺乏的今天，能從國外輸入主要必需品，當然很有益處。但是對於需要輸入的數量的估計和怎樣取得這必需的輸入，都是不可看得太簡單的。

以糧食來說，若謂戰前我國糧食的不足額不大，而現在亦復如是，這便大有問題。就當前各種情形看來，今年我國糧食將有很嚴重的不足。這可從左列各點予以說明：

第一，抗戰時若干淪陷省區的農村，曾遭受重大的破壞，其生產力尚未恢復。

第二，當前國內大規模的戰爭，對於糧食的不利影響有如左列：

（1）在廣大的拉鋸戰場，農村遭受毀滅。

（2）劇烈的戰爭中把若干存儲的糧食毀壞。例如最近東北的戰役中，四平街和公主嶺兩地焚燬的糧食，即有十數萬噸之多。

（3）人民當兵之後，其所消費的糧食，在種類上與數量上，都有增進，（指現在的情形，不是指抗戰後期的情形）。並且軍糧有種種的浪費與損耗。

(4) 農村壯丁被徵當兵，或畏懼被徵而逃亡，都使農村主要的勞動者減少，農產因而降低。

(5) 軍糧不免作大量的存儲（不管是在大城市的倉庫裏，或深山的岩洞中）。這項儲存使糧食對民用的供應更為減少。

第三、今春華北有廣大的旱災，包括河北、綏遠、河南等省區，其中單是河北一省在政府控制下的五十八個市縣，在秋收以前就可能已有八百萬人活不下去。最近南方各省，粵、桂、川、以及台灣，又遭遇奇重的水災，農產損失甚巨，災民亦以百萬計。

第四、我國人口總數，據最近內政部公佈，並未較戰前減少，不管這估計的準確性如何，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政府控制的區域包括人口衆多的大城市而不包括廣大的鄉村（此特指東北和華北而言）；這表示消費糧食的人數與生產糧食的人數成一個不利的對比。

第五、在糧食顯得不足情形之下，有勢力的人以及地主和商人都會從事囤積糧食。於是一般民食更形不足。在華西的大產米區也演出廣泛的搶米現象。

由以上各種的情形看來，今年我國糧食的不足程度確很嚴重。按戰前，我國米和小麥的產量，平均每年十億市担約餘，合五千萬噸略餘，（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平均，東北與熱河未計入）。戰前米、麥、和麵粉的輸入年近一百萬噸，約為國內米麥產量百分之二。抗戰期中，大後方推廣耕地面積以增加糧食生產，略有成效；同時天時亦大體尚好。故當時後方糧食尚勉強够用。但三十四年我國糧食收穫甚為歉缺，發生嚴重的災荒；雖勝利來臨，人民犧牲於饑饉者甚衆。三十五年小麥收穫頗好，但米頗歉收，故米麥收穫總量略低於戰前。至於麵粉方面，抗戰以來甘薯的生產大有加增，但是甘薯的營養價值（就發熱量來說）較之同重量的米或小麥，不及十分之三；故米麥的歉缺，難以用甘薯的增產完全填補起來。到今年，天災與人禍俱來，對糧食的種種不利影響已如前述。依此作偏低估計，今年我國糧食的不足額亦將達五百萬噸以上。

要輸入五百萬噸以上的米麥，就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無論從它數

量之大或所需外匯之鉅來看。拿聯總來說，分配於我國的總額是五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再加海洋運費，共達六億四千七百五十萬美元，但此份物資的總噸位不過二百七十萬噸。這份物資中，糧食所佔價值約近四分之一（按原計劃計算），但去年一年間由行總免費發放的賑糧不過三十餘萬噸，又工賑供應麵粉僅十六餘萬噸。由此可見要輸入五百萬噸以上的糧食，以救今年糧食的歉缺，實非一件輕易的事。

糧食如此，其他衣著、燃料、醫藥等必需日用品，以及交通、工、礦、農等善後，在繼續戰亂之下，那一樣不成問題呢？

從物資方面看，在這樣缺乏情形之下，輸入少量必需物資，是遠不夠平穩物價的。何況還有一個深入崩潰期的通貨問題。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看出當前物價及經濟病勢的沉重與複雜，決不是一個平常的現象。對於這個病症，若求認真治療，需要甚大的決心與力量；但只顧表面或局部的醫治，也並非難事。

譬如說，既害怕通貨膨脹，那就儘量壓低公教人員和軍隊的貨幣待遇（不管他們死和活），豈不就少發鈔票嗎？又如怕糧食價漲，那就儘量徵取農村糧食（不管貧苦大眾餓不餓），在城市裏也可做到糧食充足而糧價一時平穩。又如認為物資重要，那就把鄉村徵取來的和國外輸入來的物資擺在眼前的一二大城市裏（不管其他城市和廣大鄉村貧苦至如何程度），在這小圈子裏做到實物配給，好像家給人足，社會是很安定似的。

這幾個假設的辦法——也正是這些年來政府所採用的辦法——並非全無平穩物價的效力。但是這些辦法所產生的禍害却遠過於平抑物價的一點功效。要治病，必須以病人的生命和健康為前提，不是為治病而治病。要平抑物價必須以整個社會的福利或國家的前途為前提，不是為平抑物價而平抑物價。如拋棄重要的前提，治病與平抑物價都是很容易的事。譬如對患結核病者，如不顧其生命，殺其體中結核菌何難？當一國的生產不足以應全體人民最低生活的需要，如只顧少數人的利益，不顧大眾的死活，則物資供求的平衡也很容易得到的——因為餓死的人對物資再沒有需求了。

假如不是只顧表面或局部的應付，而是要認真討論當前我國的物價問題，則我國最大多數人的福利是不可忽略的前提。這樣，這問題纔顯出它的真面目和它的艱難性。在這樣認識之下，要解決當前物價及經濟問題，至少須解除目前通貨、物資、和一般心理上的非常情勢，而下手處應該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對財政經濟的掣制，嚴懲貪污並清算豪門巨室，並重徵富裕階級的租稅，藉此表示決然制止通貨膨脹並實現社會正義。

這幾點作到，便能改變一般人心，並一洗過去偏私、不公、和無信的作風。這樣纔可解除前面所說第三個非常的情形，即人民對政府信仰的喪失。

這種心理的轉變，使一般人對於貨幣、物價、以及一般經濟前途的預期都隨之轉變。這種預期轉變的良好效果會表現於通貨流通速率的減少，物價水準的轉穩，及市場的轉趨正常。這種效果，國外幾萬萬美元的貸款也未必作得到。並且在清算豪門巨室，沒收貪污財產，並徵課富裕階級辦法之下，財政收支不難平衡，增發政策便可廢棄。在通貨流速減少而增發確有限制之下，雖深入崩潰期的通貨也可穩定下來。這便解除前面所說第一個非常的情形，即通貨膨脹已深入崩潰期。

以上這些作到，便可把現在財政、金融、及經濟上若干失衡現象和失常辦法逐步糾正過來。例如各種價格間的失衡，華餉價值低微的不合理，擾害人民的田賦徵實，對外匯率不合理的壓低與釘住，幫助投機的生產貸款等，都可改入正常。

對於物資缺乏，只要剛纔所說的這些作到，情勢也就大為改觀。倚勢作祟的人物們既被制裁，則囤積投機的勢焰就大為減殺；同時豪門巨室的外匯及其他國外資產為數甚巨，可用來購買必需物品（特別是糧食）入口。此外，外匯率改在適當地位，出口業可望復振，以增加外匯的獲得，同時國內生產也可免外貨的份外打擊。自己有外匯，又能振作自助，再求國外的幫助，（例如在世界糧食不足情形之下，要求相當的增加輸入我國的糧食數額），也較容易。這樣可以大體解救前面所說第二個非常的情形，即目前物資顯出嚴重的缺乏。

三個非常的情形（關於心理、通貨、和物資）得到解救，則物價及一般經濟當可好轉，得到大體穩定。

但是，這樣得到的物價及經濟的穩定仍然是暫時的（譬如說，一年），因為還有第四個非常情形，即國內大規模的戰爭仍在繼續發展。戰爭對糧食的惡劣影響，前面我們已經說明。它對於國民經濟其他方面的害處也不難推想。如果這個戰爭，連帶它巨大的消耗與破壞，繼續下去，一年復一年，則我國僅餘的經濟力必趨於毀滅，非國內及國外一切可能的力量所能填補。

對於當前這個戰事，有的人會認為將一面倒，早日得到一個解決，一切留給勝敗來決定，似乎一切物價和經濟問題都不必談。但事實上戰爭的持久也是可能的，並且正因為有戰爭，物價及經濟問題更應該討論。

不過現在這個國內戰爭下的物價與經濟問題，與抗戰時期的這個問題，在背景上甚為不同。抗戰時期的物價及經濟問題是由抵抗侵略所引起；當時應當實施戰時經濟體制，一面穩定後方物價及經濟，一面以全力在前方作戰。但是當時實施的總動員，只動員了貧苦人民的力與財，而放縱特殊與富裕階級自私漁利，以致社會正義泯滅，社會裂為貧富兩個階級。這便是現在國內分裂和戰亂的一個重要根源。若忽視這個根源，而只從當前國內戰爭說起，只從事於動員，甚至亦如抗戰時期只對貧民動員，那便很類似抱薪救火了，我們在前而提出收取豪門巨室和貪官污吏的財產，以平衡財政收支，主要的用意不是所謂有錢出錢，而是要剷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平均社會財富的分配，藉以消除引致國內分裂的一個重要根源。

對當前國內分裂與戰亂的解釋，除經濟因素外，還可提出政治、國際、以及歷史文化等因素。不過這個經濟因素決不可忽略。譬如說，兩個政黨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在階級利益上是恰相反對的，縱令在政治上暫時勉強聯合起來，也終不能協調的。使國內政黨間實際的經濟政策相接近，便能增加政治協調的可能性，至少也減少國內分裂的嚴重性。

能消除經濟上引致國內分裂的根源，再加政治協調的努力，從而消弭戰爭以免除其巨大的消耗與破壞，轉而從事經濟建設，那纔能夠確實解決

當前的物價及經濟問題。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看出，要確實解決當前物價及經濟問題，必須細察並解除幾個非常的情形，即通貨、物資、心理、戰爭等非常的情形。

戰爭之非常，不在戰爭本身，而在經濟背景上有引起這個戰爭的主要根源。

三十六年八月五日於北平

人材消長與均權政治

崔敬伯

歷數國史所載人才之盛，必推先秦與三國，概屬分立局面，而於統一略具之後，人才反為之寥落。至今民間所傳誦之三國演義，學者所推重之龍門史記，所以光芒萬丈永垂不朽者，即以所描述之人物風起雲湧震鐸古今之故。何以分立之際，人才反多，統一之餘，人才反少，進化到今天，乃有才難之歎，求如先秦與三國之英偉輩出騁奇競爽者，若盛世之不可躋攀，其故安在？

往者讀船山宋論（卷十五末段）述及歷代外患，曾謂：「自春秋以及戰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陸。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國。……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以天下之力，泛應而不足，以一方之力，專注而有餘，於是今人如王芸生先生，乃唱為「均權與統一」之論，以為統一不可迷信，均權亟待推行，此中利弊得失，關係之方面甚多，當非片言可盡。不佞擬自人才之消長一點，試論統一與均權之關係。

分治則人才多，專制則人才少。均權則人才多，集權則人才少。即在施行憲政之國家，政黨分立，其人才亦每較一黨專政者為盛。美利堅開國之初，則有漢彌爾頓與傑佛孫，對立而媲美。維多利亞王朝全盛之日，則有格蘭斯敦與狄士瑞里，迭起而競功。以善相競，因競而善，已有之人才，固得脫穎迴翔，未熟之人才亦因競善而有淬勵玉成之效。每見統一專制之世，人才從政之出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買方成獨占之局，賣方乃有貶價競售之勢，無形之中，將人才之真實價值打一很大之折扣。（人間孔

子：「有美玉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不肯貶值求售之意）司用人之柄者，亦以趙孟能貴，趙孟能賤，人才之用捨升沉。其權豈不在我，則對於禮賢之殷，求賢之誠，用賢之勇，任賢之專，亦不免隨集權而呈漸減之勢。稍具風骨有志從政而不肯貶值以售者，除非北走胡南走越，只有埋沒風塵終老巖穴，其能昂首騰達者，率多役使之才，甚至奴使之才，將順意重，塞謬不存，才之量固減，才之質亦低，因集權之盛，招致人才之衰，消息甚微，而影響甚大。

至於分治之世，關於用人，則恰與此相反。即以三國時代為例。「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當時雖勢剖力分，然而一隅之聚，其人才幹濟之力，皆足經營天下而有餘。頗頗不下，軒輊不分，正足見人才之盛。所以致此之由，完全繫於主政者識賢之明與用賢之量，復以競善之故，促成其敬賢之切與求賢之勇。玄德之三顧於草廬，孟德之解衣於仇敵，而孫氏兄弟之堅信於危疑，均足證明此中消息。遂使「語語衆賢，千載一遇，整輶高衢，驥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歸殊塗，雅致同趣。」（用袁宏語）機運湊迫，良非偶然。

三國之中，尤以曹操得人最盛。「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用武侯語）操之用人，恢廓大度，不亞於劉邦。袁紹則以「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

(荀彧論袁紹語)紹之謀臣許攸，以細行不檢，爲紹所責，懼而奔操。操聞攸來，跪出迎之，攸乃說操以輕兵襲紹烏巢屯糧，紹衆因而大潰。紹勢轉弱，操勢轉強，曹魏之興，實肇於此。軍克之後，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並爲衆人解釋：「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此亦光武「使反側子自安」之意，此其豁達大度，化讎貳爲忠誠，實非尋常所可企及。故其所獲人才，出自鄉里從諂者少，來自各方敵對者多，謀士如郭嘉許攸辛毗，則來自袁紹，賈詡則來自張繡。大將如張遼來自呂布，徐晃來自楊奉，張郃來自袁紹，文聘來自劉表，龐德來自張魯。文士如陳琳，曾爲袁紹作檄罵操，操則禮而用之。高幹如管寧邴原自遼東，田疇自北邊，袁渙自呂布，王脩自袁譚，以用武之主，而能激揚清風，優禮寒謬，殊覺難能。又如不追關羽，厚待沮授，泣送陳宮，此中雖不無權術，亦足見愛賢之厚。孟德如此提倡，後世繼之，有一司馬懿即足對抗諸葛六出之勤，區區郝昭亦足拒陳倉之險。武侯卽世，仲達亦老，復有鄧艾以當姜維，人才輩出之壯觀，真有龍驤虎躍風起雲湧之妙。

當時人才之盛，曹魏而外，則屬孫吳。終吳之世，身當方面之大將繫國之安危者，周瑜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呂蒙之後有陸遜，陸遜之後有陸抗，人才繼美，如是之久，求之蜀魏，亦罕其儔。蓋以孫氏兄弟，雄才大略，均能得人。伯符之推心於太史慈，仲謀之置信於諸葛瑾，甘寧射殺凌操，乃重用之而不貳，故能虎踞江東，莫之敢犯，數值艱危，化險爲夷，何莫非得人之效？

蜀漢之興起較晚，天下人才久爲孫曹二方所羅致，於是蜀之取才，乃有竭蹶之感。然而入川之後，「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姻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又夙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莫不競勸。」(用陳壽語見蜀志卷二)入蜀之先，屢遭坎坷，流寓各方，而能識趙雲於公孫瓚，拔龐統於耒陽令，舉黃忠於劉磐，獲魏延於劉琮，迎馬超於張魯，而其三顧諸葛於草廬，尤傳爲千古禮賢之佳話。初得漢中，「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

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魏延爲督，一軍盡驚。」(見蜀志卷十)先主爲漢中王，欲用黃忠後將軍，武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便令同列，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當解之。」(見蜀志卷六)此等拳拳大節目，不爲親好有所私，皆是立德過人之處，故能崎嶇巴蜀，而鼎足稱雄。

公治之世，人才反多，徵之三國，已見其然，除春秋戰國而外，任何統一之朝代，均不能與此相比。亦如學術方面，百家並存，則光芒萬丈，統於一尊，則鄙陋無聊，其故可深長思也。然則吾人將歡迎分立厭惡統一乎？是又不然。既爲一民族之國家，豈有不願其統一之理？但對於行政之大方針，與其偏於集權，則不如「均權」之爲得。均權之精義有二：其一，勿集權於中央，而均權於地方。其二，勿集權於一黨，而均權於他黨。前者爲中山先生之遺教，後者爲憲政國家之常軌，果能行此，豈止人才之盛，左券可操，一切政治問題，皆可迎刃而解。昔者趙宋立國，懲於唐代藩鎮之跋扈，極力削減地方之兵權，卒招遼金侵略南渡流亡之禍。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懲於過去軍閥之跋扈，不免施行集權，削減地方政府之權力，此固有其歷史的因素。然而矯枉過正，束縛太嚴，法令滋多，其細已甚，遂致負責地方者，上自方面之大吏，下至親民之主宰，處處須仰承中央之意旨，不肖者未必收制裁之效，有能者反不得因地制宜，盡其器能。又以重視中央輕視地方之故，稍有才具之士，率多爭名於朝，不肯下鄉，中央感於人力過剩，地方乃有人才缺乏之苦，人才分配之不均，與集權政治亦有莫大之關係。試觀歐洲之進步國家，如法蘭西，如捷克，不過等於吾國之一省，其他瑞、挪、荷、比且遠較吾之一省爲小，然而人才輩出，政績斐然，以視吾泱泱大國，反能贏得國際之重視。以吾國疆宇之廣漠，地方情形之各殊，欲以集權求治，殊不可能。何如採用均權，中央行政僅舉大綱，而使地方行政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分治之效。中央行政不過發號施令耳，實際工作，皆在地方。集衆多之人才於中央，發言盈廷，立法如毛，今日一策，明日一劃，微論立法之未必善，策劃之未必宜，縱令得宜，一到地方實行，乃感人才太少！中央陷於充血，地方則陷於貧血，人才之

★ 雜 鄉 社 ★ ★ 會 土 話 ★ 再論文字下鄉

——通 孝 費——

分配，偏枯若此，以此求治，不亦難乎？

僅就人才之消長一端而論，業已痛感集權政治亟待修正，均權政治亟待推行，果能從此處着手，轉振機運，即可為地方自治憲政實施，樹立健全之基礎。用兵之道，貴能人自為戰，而不專恃主帥之遙制，況在政治，

★

★

★

★

在上一篇雜話裏，我說起了文字的發生是在人和人傳情達意的過程中受到了空間和時間的阻隔時。可是在那一篇裏祇就空間阻隔的一點說了些話。鄉土社會是個面對面的社會，有話可以當面說明白，不心求助於文字。這一層意思容易說明，但是關於時間阻隔上怎麼說法呢？在本文中，我想申引這一層意思了。

所謂時間上的阻隔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個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會的世代之隔。讓我先從前一方面說起。

人的生活和其他動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於學習的能力。他的行為方式並不固執的受着不學而能的生理反應所支配。所謂學就是在出生之後以一套人為的行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過程。學的方法是「習」。習是指反覆地做，靠時間中的磨練，使一個人慣於一種新的做法。因之，學習必須打破個人今昔之隔。這是靠了我們人類的一種特別發達的能力；時間中的橋樑，記憶。在動物的學習過程中，我們也可以說它們有記憶，但是它們的「記憶」

似無庸對地方太不放心，事事遙制，終有鞭長莫及之感。安定天下不可猝得，且先安定一方，則對於均權政治，實有早日推行之必要也！

——脫稿於卅六年八月四日——

是在簡單的生理水準上。一個小白老鼠在迷宮裏學得了捷徑，它所學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應。和人的學習不相同的是它們並不靠一套象徵體系的。人固然有很多習慣，在本質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宮一般的，但是他却時常多一個象徵體系幫他的忙。所謂象徵體系中最重要的是「字」。我們不斷的在學習時說着話，把一具體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應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字來表現的，於是我們靠着字，使我們從特殊走上普遍，在個別情境中搭下了橋梁；又使我們從當前走到今後，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橋梁。從這方面看去，一個動物和時間的接觸，可以說是一條直線的，而人和時間的接觸，靠了概念，也就是字，却比一條直線來得複雜。他有能力閉了眼睛置身於「昔日」的情境中，人的「當前」中包含着從「過去」拔萃出來的投影，時間的選擇累積。

在一個依本能而活動的動物不會發生時間上阻隔的問題，他的壽命是一聯串的「當前」，誰也不能剪斷時間，像是一條水，沒有刀割得斷的。但是在人却不然，人的當前是整個靠記憶所保留下來的「過去」的累積。如果記憶消失了，遺忘了，我們的「時間」就可說是阻隔了。

人之所以要有記憶，也許並不是因為他的腦子是個自動的攝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實，人利用此能力，發展此能力，還是因為他「當前」的生活必需有着「過去」所傳下來的辦法。我曾說人的學習是向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學習。惟有學會了這套方式才能在人羣中生活下去。這套方式並不是每個人個別的創制，而是社會的遺業。小白老鼠並不向別的老鼠學習，每隻老鼠都得自己在具體情境裏，從「試驗錯誤」的過程中，得到個別的經驗。它們並不能互相傳遞經驗，互相學習，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徵體

系，不但累積了自己的經驗，而且可以累積別人的經驗，上邊所謂那套傳下來的辦法，就是社會共同的經驗的累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文化。文化是依賴象徵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着的社會共同經驗。這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歷史對於個人並不是點綴的飾物，而是實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礎。人不能離開社會生活，就不能不學習文化，文化得靠記憶，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記憶力上不能不力求發展。我們不但要在個人的今昔之間築通橋樑，而且在社會的世代之間也得築通橋樑，不然就沒有了文化，也沒有了我們現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我說了這許多話，也許足夠指明了人的生活 and 時間的關聯了。在這關聯中，字是最主要的橋樑。有人說，語言造成了人，那是極對的。聖經上也有上帝說了什麼，什麼就有了，說是有的開始。這在物質宇宙中儘管可以不對，在文化中是對的。沒有象徵體系也就沒有概念，人的經驗也就不可能或不易在時間裏累積，如要生活也不能超過禽獸。

但是字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符號。字不一定是刻出來或寫出來的符號，也可以是用聲音說出來的符號，語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沒有「字」，可是不一定有「文」。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想說明的鄉土社會，大體上，是沒有「文」的社會。在上一篇雜誌中，我從空間格局中說到了鄉下人沒有文字的需要，在這裏我是想從時間格局中說明同一結果。

我說過我們要發展記憶，那是因為我們生活中有此需要，沒有文化的動物中，能以本能來應付生活，就不必有記憶。我這樣說，其實也包含了另一項意義，就是人在記憶上發展的程度是依他們生活需要而決定的。我們每個人，每一刻，所接觸的外界是衆多複雜，但是並不盡入我們的感覺，我們有所選擇的。和我們眼睛所接觸的外界我們並不都看見，我們祇看見我們所注意的。我們的視線有焦點，焦點依着我們的注意而移動。注意的對象是由我們選擇，選擇的根據是我們生活的需要。對於我們生活無關的，我們不關心，熟視無睹。我們的記憶也是如此，我們並不記取一切的過去，而祇記取一切過去中極小的一部分。我說記取，其實不如說過後回

憶爲妥當。「記」帶有在當前爲了將來有用而加以認取的意思，「憶」是爲了當前有關而想到過去經驗。事實上，在當前很難預測將來之用，大多是出於當前的需要而追憶過去，有時這過程非常吃力，所以成爲「苦憶」。可是無論如何記憶並非無所爲的，而是實用的，是爲了生活。

在一個鄉土社會中生活的人所需記憶的範圍和生活現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鄉土社會是一個生活很安定的社會。我已說過，向泥土討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動的。在一個地方出生的就在這地方生長下去，一直到死。極端的鄉土社會是老子所理想的社會，「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不但個人不常拋井離鄉，而且每個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死於斯」的結果必是世代的黏着。這種極端的鄉土社會固然不常實現，但是我們的確有歷世不移的企圖，不然爲什麼死在外邊的人，一定要把棺材運回故鄉，葬在祖塋上呢？一生取給於這塊泥土，死了骨肉還得回入這塊泥土。

歷世不移的結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長大，而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長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極長時間的人和土的混合。若祖父在這地方混熟了，他們的經驗也必然就是若子若孫所會得到的經驗。時間的悠久是從譜系上說的，從每個人可能得到經驗說，却是同一方式的反覆重演。同一戲台上演着同一的戲，這個班子裏當演員的所需要記得的，也祇有一套戲文。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於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祇需老是保存。

我記得在小學裏讀書時，老師逼着我記日記，我執筆苦思，結果祇寫下「同上」兩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課，遊戲，睡覺」，有何可記的呢？老師下令不准「同上」，小學生們祇有扯說了。

在定型生活中長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礎習慣幫着我們「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節奏。記憶都是多餘的。「不知老之將至」就是描寫「忘時」的生活。秦亡漢興，沒有關係。鄉土社會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祇有在軼出於生活常軌的事，當我怕忘記時，方在指頭上打一個結。

指頭上的結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利用外在的象徵，利用聯想作

用，幫助人的記憶。在一個常常變動的環境中，我們感覺到自己記憶力不夠時，方需要這些外在的象徵。從語言變到文字，也就是用聲音來說字，到用繩打結，用刀刻圖，用筆寫字，是出於我們生活從定型到不定型的過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觸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裏藏着本姓名錄、通信簿。在鄉土社會中黏着相片的身分證，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個村子裏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爺」，絕不會因之錯認了人。

在一個每代的生活等於開映同一影片的社會中，歷史也是多餘的，有的祇是「傳奇」。一演起來歷就傳「開天闢地」說起；不從這開始，下文不祇有「尋常」的當前了麼？都市社會裏有新聞，在鄉土社會「新聞」是希奇古怪，荒誕不經的意思。在都市社會裏有名人，鄉土社會裏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不為人先，不為人後，做人就得循規蹈矩。兩種社會用不上常態曲線，而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一套。

在這種社會裏，語言是足夠傳遞世代間的經驗了。當一個人碰着生活

上的問題時，他必然能在一個比他年長的人那裏問得到解決這問題的有效辦法，因為大家在同一環境裏，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後走；後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傳，不會有遺漏。那裏用得着文字？時間裏沒有阻隔，拉得十分緊，全部文化可以在親子之間傳授無缺。

這樣說，中國如果是鄉土社會，怎麼會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去是鄉土性，中國的文字並不是在基層上發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廟堂性的，一直到目前還不是我們鄉下人的東西。我們的文字另有它發生的背景，我現在祇想分析鄉土基層，所以我所要指出的是在這基層上，有語言而無文字。不論在空間和時間的格局上，這種鄉土社會，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並不是遇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時也等於說，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祇有發生了變化之後，文字才能下鄉。

「他的看法」的又一看法（書評）

何永信

As He Saw It, by Elliott Roosevelt

紐約 一九四六年

這本書是美國故羅斯福總統的畫像，背景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國際會議，所以在為羅總統作畫的時候，也把其他國際風雲人物，如邱吉爾、斯大林、蔣主席及蔣夫人等等畫了。作者是羅總統的兒子，其與他父親所畫的，自然是個魏魏之祿，繪影繪聲，唯妙唯肖。作者也很懂得繪畫的「竅」，以黑襯白而白襯白，以矮度高而高者彌高。這位善於繪像的孝子，把父親畫成巨人，便不得不把其他的人畫成矮子。

先說把羅總統畫得如何「巨」法：全書自首至尾，羅斯福之為一慈祥偉人，躍然紙上。從在海上商訂大西洋憲章起至雅爾達會議止，書中所寫

的羅斯福，無一時不以世界上殖民地內土著之福利為懷，大有我佛慈悲普渡衆生之概。頭一次與邱吉爾在海上見面時，邱吉爾要求美國立刻向軸心宣戰，羅斯福即以英屬殖民地為問。邱吉爾：「英國不願喪失其在殖民地中優越之地位，帝國內單位間之互相貿易，係英國偉大之根源，在戰後仍繼續下去，且按照英國官員所指定之條件下繼續下去」。會而後，羅斯福私向其兒子說：「邱吉爾誠一老頑固（Old Lory）也，誠一老頑固也！」第二次在加薩布蘭卡會面時，邱吉爾不肯把戴高樂從英國帶來與羅斯福見面，反說說戴不肯來。羅斯福私向其兒子說：「你看吧！老邱於星期五

前，一定會叫老戴來見我的」，到星期五，老邱果然把戴帶來，原來羅斯福已把吉羅德叫來，邱吉爾怕美國完全支持吉羅德，戴高樂落了個沒有份，而老邱與老戴的帝國思想，羅斯福早就知道同一鼻孔出氣，利害相同，故老邱雖詭稱戴不肯來，羅斯福知道在他顯示要支持戴之對頭時，老邱必會把老戴找來的。書中所繪之羅斯福，常為邱吉爾與史太林二者間之調停人，做調停人始能發生領導作用，故全書所畫之羅斯福，活像一個鸚鵡之鶴，高舉闊步，醜態欲仙，在其底下，只見羣雌弱，互爭小食而已。

書中所畫之邱吉爾，完全是一老頑固的帝國主義者。他不但頑固，而照書中所繪，且為一狡猾的帝國主義者。早已答應蘇俄開闢西方第二戰場，而且已在魁北克商量好的OVERLORD作戰計畫，他要反覆修改，他事後不贊成從歐洲西岸登陸正面打擊德國，而願從巴爾幹打上去，目的在防止蘇軍深入歐洲，給英帝國以一貼身威脅。無如蘇聯不贊成，而美國參謀部又以甚麼都講好了，不願更改，所以OVERLORD計劃，照舊執行。當這計劃遞給史達林看時，史氏只說句「Hm...」甚麼時候開始？」在德黑蘭一次宴會上史達林舉杯祝賀納粹之行將崩潰，且願見五萬納粹戰犯一捉到就馬上槍斃。邱吉爾一聽見這個，即刻站起來說：「這不是我們英國人之所謂公道，我們捉住一個人，總得先審審他，找些證據，證據充分後才定罪，定罪後才槍斃」。史達林也不甘示弱，遍問桌上諸人意見。問到羅斯福時，這覺到左右做人難的羅斯福便說：「這次與前幾次一樣，我又要做調停人了。史太林閣下，你是我的好朋友。但那英國的宰相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這兩個好朋友中間，有甚麼不可以商量的？這樣子，好不好？不馬上槍斃五萬那麼多，打個折扣，四萬九千五百，好不好？」。大家一笑，這口角應該完了。但史達林仍不肯放鬆，又繼續問桌上客的意思，問到作者小羅斯福時，他真不知道說甚麼才好，最後他站起來說了幾句漂亮的話：——「這個爭辯是不是有點咬文嚼字？看吧！我們的軍隊從西邊打過來，你們蘇聯的軍隊從東邊打過去，兩邊一夾，豈不是可以把那五萬戰犯在戰場上解決了，恐怕還不止五萬，恐要解決好幾十萬」。史達林認為這回答很滿意，伸一隻手出去拍拍小羅斯福的肩膀，且請他乾杯。

但邱吉爾老羞成怒，伸出一大手指，對着小羅斯福面上說：「你這豈不是要破壞同盟國的友好關係？你知道你說的是甚麼？你怎麼敢說那些話？」。小羅斯福不置辯。隨後羅斯福總統私自向他的兒子說：「你說的沒錯，很好。老邱是火了，糊塗了。人人都不願把那問題當正經話談，他偏要當正經話談。老史逗他而已，愈逗他他愈生氣，人家說甚麼，老史聽着高興的，老邱愈發生氣」。

從這些小事中，我們可以了解甚麼邱吉爾在福爾登發表反蘇演說，而史達林公然把老邱指出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動人。

談到中國，作者小羅斯福說：蔣主席原是在開羅會議時（一九四三、十一月）答應了羅斯福開放中國中央的政權，在沒有舉行選舉前及在戰爭進行中，請中共加入政府。但這個諾言有兩條件（一）美國保證蘇聯在東北沒有領土野心（這點羅斯福過沒幾天，就在德黑蘭會議中找到了史達林答應。）（二）英國在港粵滬等地不再享受其特殊權利。這兩點小羅斯福說都似乎做到，然中國開放政權事在中國沒有做到，且把史狄威爾趕回去，所以據小羅斯福說，羅斯福頗有微詞；第一四二頁說：「蔣委員長之軍隊，一點都不打，報上所說的打都是胡說。他說他的軍隊訓練不足，裝備不夠，這都可以相信的。但他為甚麼不讓史狄威爾來訓練中國軍隊，他又為甚麼，把成千成萬的最優軍隊擺在西北來防紅軍？」諸如此類的微詞很多，在第一六三頁、一六四頁、一五二頁、一八〇頁、二四九頁都有，讀者可以直看原書，在此不贅了。

如前所云，要繪白先襯以黑，要畫高格兒先陪以矮子，作者是懂得如何做文章的。

一九四七、五、五、於上海

本刊完全公開，論著、通訊、散文、小品均所歡迎。稿件一經採用，稿酬從豐，並優先付給。

由和談到戰爭

(荷印通訊)

宋中銓

印尼沙里孚奔內閣，於上月三日成立，至今天恰恰一週月。這一月來，印尼時局，不啻轉了一個九十度角。由談判破裂進到全面戰爭。這一個突變，雖為當前內外情勢所決定，但殊出一般人預料之外。在印尼閣潮以前，大家的看法是戰的可能性更大。印尼閣潮以後，各方則多認時局的歸趨，是和局而非戰局，原因是看到印尼在國內外情勢壓迫之下，大致將忍痛接受荷方的要求，荷方無須訴諸武力可以達到她的目的。尤其是七月八月印尼新閣第二次的覆文發出後，荷方表示滿意，東印緊張的局勢頓時鬆下來。

原來沙里孚奔新閣登場後，荷方急欲新閣回答的是如下四個問題：

- (一) 王室代表的法律地位，
- (二) 共和政府的對外關係，
- (三) 外人農園歸還的事項，
- (四) 設聯合警憲問題。

以前印荷雙方雖曾往復磋商，惟關於以上四個問題，雙方始終還有若干距離，印尼的答覆，詞意不十分明朗，荷方總是不滿。沙里孚奔八日的覆文，明白表示，除第四項外，全都可以接受。印尼共和政府承認王室代表在過渡期間（即在臨時聯邦政府執政期間）的最高權力；共和政府的外交關係，要不妨礙荷蘭主權；共和政府可以將外僑產業，無條件歸還。至聯合警憲問題，共和政府雖承認可以共同處理國內治安問題，但主張各邦治安，應仍由各邦負責。這個問題，雙方意見雖未一致，但新閣忍耐求和的誠意，既無須再加懷疑；若假以時間，一切問題相信都可解決。荷方也私心竊慰，希望共和政府要以行動去證明他的和平誠意了。

可是這種樂觀空氣，在短時間又吹得一乾二淨。造成時局轉趨惡化的原因，一個是七月十日荷首相與殖相的言論，一個是七月十五日荷方提出

的新要求。七月十日荷首相在下院演說，促印尼停止敵視行動，解除糧食封鎖。同時荷殖相在下院答覆議員質問時，說明臨時聯邦政府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為止的規定，不應視為一種束縛。意思是王國最高代表指導的臨時聯邦政府，可能延長期限，使印尼當局，極感驚訝。接着七月十五日荷方又致送新提案，限期印尼單方停戰，（十六日夜十一時五十九分以前執行）限期單方撤軍（最遲七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前撤退十公里）並限期停止敵對宣傳（最遲七月十七日以前執行），印尼政府於聯合警憲尙徬徨瞻顧，又要考慮新要求，於迷惘徬徨之餘，所以毅然拒絕。印尼代表團於十八日返日惹了。當時局達到最高潮時，駐吧外領也曾以荷方用兵的決意通知印尼，促其考慮荷方的新要求。印尼代表對單方下令停戰與單方向後撤退自有難色。同時反詢各國領事，印尼忍痛下令停戰與各綫撤退十公里之後，是否能保證荷方不再進兵。可是這個問題誰也不敢作肯定的答覆。印尼代表最後所以斷然拒絕荷方的新要求，相信他們已認定接受的結果，無異是荷方不流血的進軍。認為印尼的退讓，已至最高限度了。

我們由晚近印荷談判上，可以看出印荷態度，今昔懸殊，林芽椰帶協定以前，印尼以堅強的姿態出現，拒絕荷蘭的要求，不容易妥協。林芽椰帶協定以後，印尼態度一大一天的軟化，到最近更委曲求全，不惜以極大犧牲，維持和平。個中原因，一是軍事實力的消長；一是國際情勢的演變。兩年來，荷軍不斷東來，備戰工作未嘗一日稍弛，印尼在日寇統治期間，雖曾有相當武力，但無論裝配與軍隊素質，都不能與荷軍比擬；且經過二年不斷的消耗，軍火毫無補充，更減削她的力量。今年三月惹班事件以來，雖以極端派蘇多摩防守的東爪，印尼軍力的表現都極弱，前年在汝水與英印軍激戰一月的成績已不可復見了。荷蘭統治東印三百餘年，對於東印山川形勢，民情風俗，都異常明瞭。他對印尼的確是知己知彼，她軍事